



他精于权谋，未及成年便饱尝流离之苦；
他背负着复兴家族的使命，韬光养晦，忍辱负重；
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延续着成吉思汗的辉煌，
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田芳芳◎著

CAOYUAN YINGXIONG
HUBILIE

中国
历代
风云
人物

草原英雄

忽必烈

『上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草原英雄

忽必烈



田芳芳◎著

上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原英雄——忽必烈：全2册 / 田芳芳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3
（中国历代风云人物）
ISBN 978-7-113-22640-4

I. ①草… II. ①田… III. ①忽必烈（1215-1294）-
传记 IV. ①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2973号

书 名：草原英雄：忽必烈
作 者：田芳芳 著

责任编辑：刘建玮

电 话：（010）51873038

封面设计：MX DESIGN
STUDIO

电子邮箱：liujw0827@163.com

责任印制：赵星辰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

印 刷：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8.5 字数：543千字

书 号：ISBN 978-7-113-22640-4

定 价：5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51873174（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市电（010）51873659，路电（021）73659，传真（010）63549480

目 录

- 【第一回】 挟风雨世祖出世，离家人蒙哥远行/1
- 【第二回】 显英武烈马认主，论古今子聪仕元/29
- 【第三回】 烈女泪眼说国事，柔姝俏颜论君纲/55
- 【第四回】 建城池秉忠献策，读汉书希宪捉蛇/75
- 【第五回】 十面浴血破城壁，四方合聚尊汗王/111
- 【第六回】 语戏谑秉忠谈官，鉴宝器真金入帐/145
- 【第七回】 求国治广兴儒教，为民安一吐曲情/183
- 【第八回】 贤圣妙旨安社稷，奸佞玩物误朝纲/245
- 【第九回】 酒肆里佛道争锋，行宫中姊妹拔刀/289
- 【第十回】 婆婆红烛会儒士，葱茏绿影遇佳人/317
- 【第十一回】 娇新宠汗王封后，逢奇遇皇孙拜星/345
- 【第十二回】 失金弓爱妃获罪，困良臣发妻兴兵/371
- 【第十三回】 雄兵出征伐日本，神风降临佑东瀛/397
- 【第十四回】 最无奈垂垂老迈，堪可叹烈烈英魂/423
- 【第十五回】 惊爆竹贵体染恙，悲沉疴伉俪动情/433



【第一回】

挟风雨世祖出世，离家人蒙哥远行

八月的漠北草原，一望无垠，碧草如茵，鲜花盛开。骄阳高悬在天空，朵朵白云点缀其间，宛如图画般美丽。

一座颇为华美的蒙古包边，一位位蒙古族打扮的妇女们端着净水盆瓶和一沓沓白绢出出进进，忙碌非常。

这座宽大富丽的蒙古包是大蒙古国监国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的住所。此刻，唆鲁禾帖尼正躺在帐内，美丽的脸庞因痛苦而扭曲着，汗水早已浸透了她的衣衫，一头乌发也宛如水洗一般，粘在了肩上。她正在经历着分娩前的阵痛。

一位侍妇边给唆鲁禾帖尼擦拭着额上的汗水，边劝她多喝一点水：“您不要太紧张，出汗太多会伤身子的。唉，怎么就没有一丝风，怎么就这么热呢。”

侍妇的话音刚落，碧空如洗的天空便滚来团团浓云。随即，一阵凉风吹来，整个漠北草原片刻之间便笼罩在一场暴雨之中。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呱呱”的声音响起，一个黑黑的、粗壮的健硕男婴降临到了人间。

这个男婴便是日后彪炳史册的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幸运地出生在了黄金家族，而且有一位顶天立地的祖父——成吉思汗。忽必烈出生这一年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的第四年，成吉思汗已经是漠北草原人人敬重的大汗了。

成吉思汗出生于金大定二年（1162年）。在他九岁那年，父亲也速该遭到世仇塔塔儿部的仇杀身亡。父亲的过早去世，使成吉思汗一家的生活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顿之中，家族中的亲友及仆人都纷纷离开，成吉思汗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他苦难的童年。这种环境，使成吉思汗练就了刚毅、果敢的性格和强悍的体魄。

当时的蒙古各部落间，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争斗，都在为了争夺人口、牲畜和财产而血腥拼杀着。成吉思汗目睹这种情况，先是与一些小部落结成同盟，而后一起攻击其他部落。他先以弱小的部落为目标，进而在战争中不断扩大自己的阵营。

在吞并了一个个小的游牧部落后，成吉思汗开始了统一蒙古的大业。金泰和二年（1202年），他击溃了强大的十一部落联盟，继而又灭掉了杀害父亲的塔塔儿部及弘吉剌部。这时，成吉思汗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了，他又在以后的几年间，接连灭掉了克烈部及乃蛮太阳汗部，兼并了蔑儿乞惕部，逐步完成了统一蒙古的伟业。

成吉思汗有勇有谋，在统一了蒙古高原后，及时地召开了忽里台。忽里台是各部落间议会的称谓，忽里台上，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正式在1206年建立了大蒙古国。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忽里台就成为了大蒙古国各汗决议国家大事的会议。

蒙古族人多是以游牧为生，故而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后，也仍以四处战争为主要行为。他先后出兵攻打中原地区的金朝，使得先期定都中都（今北京）的金朝，不得不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以躲避成吉思汗的犀利攻势。

这时的成吉思汗尚没有驻守中原的打算，他多是以抢掠财产物资为主要目的。就在成吉思汗占领了金朝的中都之后，他仍率军回到了漠北草原，回到了他熟悉的家乡。

忽必烈就是在祖父得胜回乡的时刻来到人世的。

成吉思汗听说自己又得到了一个孙子，非常高兴。当听说是挟带风雨而降，长得又黑又壮，更是大为欣喜。他情不自禁地望着襁褓中的忽必烈哈哈大笑：“真是我的好孙子，几年后又多了一条壮汉。”成吉思汗又颇为细心地吩咐下人，一定要给忽必烈找一个好奶母，要让忽必烈成长为一个强壮勇猛的汉子。

成吉思汗的子孙颇多，却从未像对忽必烈的这般细心呵护。

蒙古人的习俗，有能力的男人可以任意娶自己可以养活的女人，可以是五个、十个或几十个，但只有正妻生的孩子有继承家业的权利。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帖生有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成吉思汗在灭掉克烈部时，见到首领王汗的侄女很漂亮，便把大侄女娶为自己的妻子，二侄女许配了长子术赤，三侄女许配给了幼子拖雷。

忽必烈即为拖雷的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在忽必烈之前，唆鲁禾帖尼生了蒙哥，在他之后，又生了旭烈兀和阿里不哥。

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后，将蒙古牧民分为近百个千户，多由那些随从成吉思汗出生入死的将领们担任，千户下设百户和十户。成吉思汗在善待那些为他拼死的将士之外，也没有亏待自己的四个儿子及亲戚：封兄弟为王，并分拙赤哈撒儿四千军，哈赤温三千军，帖木哥斡赤斤五千军；封儿子为王，并分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各四千军，小儿子拖雷一万一千人。

忽必烈生在了这样一个家族，可以说是很幸福的。他就是在这样富有的环境中度过了幼年时期。



转眼间，忽必烈已经十岁了。

蒙古族是善于骑射的民族，孩子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能骑能猎就是英雄”的理念，所以，十岁的忽必烈已经骑技精湛、射术高超了。

这天清晨，忽必烈和兄长蒙哥骑马出去，他们约好，谁先打到野兔，谁就当四兄弟中的首领。

广袤的草原上，青草如毯，鲜花如珠。蔚蓝的天空中，白云朵朵。轻风吹来，花枝摇曳，十分美丽。两位健硕少年肩搭弓箭，坐骑骏马，正寻觅着隐身在草丛中的猎物。忽然，不远处传来沙沙的声音，蒙哥一马当先，拍马便朝声响处奔去。忽必烈略一思忖，便打马朝蒙哥去的侧方过去，他让马放慢脚步，寻到一个土岗边下马，让马卧下，自己悄然搭开弓箭，等待猎物。这时，蒙哥已经拍马驰出几百米了，惊慌的野兔听见声响传来，便飞快地向着忽必烈这方向逃来。忽必烈候个正着，待野兔进入射程之内后，轻舒右腕，箭矢直射入了野兔的右眼，野兔来不及哼叫一声便倒地死了。

这时，蒙哥也拍马赶到了，见自己一直追赶的猎物已经挂在了忽必烈的马鞍边，忽必烈正以得意的眼神望着自己。蒙哥大怒，吼道：“骗子！是我先发现野兔的！”

忽必烈笑着，慢条斯理地说：“可是，是我先射死它的。”

蒙哥的脸憋得通红，张了张嘴，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拍马上前，伸手就要抢。忽必烈一个鹞子翻身，跃上马背，一溜烟儿地跑回家去了。

蒙古包帐外，唆鲁禾帖尼正坐在木几上喝奶茶，见两兄弟飞也似地打马到跟前，便站起身道：“看这一身的汗，快坐下休息一下。”忽必烈对母亲极为尊重，应声坐下了。

可蒙哥依旧是恼怒万分，他急切地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他夺走我的猎物，不是英雄好汉所为，您一定要管教一下忽必烈。”

唆鲁禾帖尼看着满脸通红、呼呼喘着粗气的大儿子道：“野兔并不是你射杀的，怎么算是你的猎物呢？”

蒙哥张张嘴，又低下头嘟囔道：“是我先追赶的。”

接着，唆鲁禾帖尼又问正悠闲地看着天空的忽必烈：“既然是蒙哥先发现的，你为什么要先出手呢？”

忽必烈正声道：“我只是想借这次猎兔告诉他一件事。”

唆鲁禾帖尼皱眉问道：“什么事？”

忽必烈站起身，把兔子交到蒙哥手中道：“我们是兄弟，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又何尝不算我的。你在前边追赶野兔，我在后边狙击，这样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些。如果我们兄弟团结，就会办成大事的。”忽必烈顿了顿，又向母亲道：

“我只是证实了这个道理，并让兄弟们都明白这个道理。这样，祖父的汗位传到我们这一辈时才不会衰落。”

唆鲁禾帖尼听着带有稚声的儿子的话，看着一脸庄严的忽必烈，泪水盈满了她美丽的双眸，她伸手把两个儿子揽到怀中：“忽必烈说得对，你们以后要一心一意，团结对外。忽必烈，难得你小小年纪便如此持重，你祖父最疼爱你了，别辜负了他的期望才对。”

忽必烈笑着点点头，并用手轻握住了蒙哥的手，蒙哥也点点头，但却坚决地从忽必烈的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忽必烈的眉头不禁皱了一下。

忽必烈讲的继承汗位，对于拖雷的儿子们来说应该是有希望的。蒙古族的习俗与汉族不同，汉族皇帝往往把帝位传给长子，而蒙古族的习俗是幼子继承。在一般的家庭中，长子长大成人后，会带着自己的妻儿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唯有幼子会继续跟父母住在一起，父母过世后，其家产便归幼子所有。按照这个习俗，成吉思汗的汗位是应该传给忽必烈的父亲拖雷的，所以，忽必烈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忽必烈帮母亲斟满奶茶，问母亲道：“祖父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唆鲁禾帖尼凝视着无垠的草原，许久才缓缓地道：“快了，打了胜仗就会回来了。”

忽必烈最喜欢听人们讲祖父征服蒙古各部、统一蒙古的事，他对祖父的每一个胜利都熟悉得犹如亲临，他心中最崇敬的人就是祖父成吉思汗。但在他懂事后，祖父就远征走了，在他的印象中，或说是心中冥想的形象，就是祖父很高大、威猛，其余的便无法具体化了，所以他十分想念祖父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在占领了金朝中都以后，听说曾被他灭掉的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率领残部投靠了西辽，并且当上了西辽的驸马。成吉思汗不给穷寇以生机，于1218年征伐西辽，杀了屈出律，并灭了西辽。但成吉思汗并没有做多时休整，又听说自己派往西辽西边的花刺子模国的贸易使节被花刺子模国当成间谍给杀死了，贸易使团有四百多人被害，所携财宝、丝绸毛皮等也均被花刺子模国占有。成吉思汗大怒，立刻点集军队，并亲率诸子及二十万大军杀向了花刺子模国。

1224年，成吉思汗灭掉了花刺子模，并深入到了南俄罗斯，而后才凯旋回归。

成吉思汗得胜归来，整个漠北草原一派欢腾。妇孺们迎回了思念多日的父亲、丈夫，人们开始饮酒欢歌，庆祝胜利。

成吉思汗年纪有些大了，眷恋子孙之情也是自然。在一次率子孙围猎中，忽必烈矫健、机智的身影引起了成吉思汗的注意，他指着忽必烈对拖雷道：“你的这个儿子很不一般，长大之后定有作为。我的子孙不乏勇猛之辈，可忽必烈很机敏，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果然，忽必烈不负众望，率先猎得一只野兔。

蒙古族人有一个习俗，就是孩子在猎杀猎物后，会把猎物的鲜血涂在自己心



目中最崇仰的长辈的手指上。忽必烈猎得野兔后，翻身下马，沾上兔血，毕恭毕敬地走到成吉思汗面前，轻轻地涂在了成吉思汗的手指上，并轻声贺道：“恭贺祖父得胜归来，孙儿太想念祖父了。”

成吉思汗龙颜大悦，抬手抚了抚忽必烈的肩膀：“好一个机智而又懂礼节的孩子，不愧为我成吉思汗的子孙！”

拖雷在一旁赔笑道：“忽必烈天天缠着他母亲讲您的事迹，天天盼着您的归来呢。”

成吉思汗爽朗一笑：“是吗？哪天我给你讲讲吧，努力吧，好孩子。”

忽必烈仰起头，向成吉思汗道：“孙儿已经十岁了，可以帮助您做事了，您再出征就带上我吧，我一定会跟您一样勇敢的。”

成吉思汗一敛笑容：“你不怕受伤流血吗？”

忽必烈一咬嘴唇：“大丈夫何所惧！”

成吉思汗道：“好！你长大后，封你个将军锻炼一下。”

拖雷一脸笑意，没注意到其他儿子的脸上已浮现出了不悦之色。蒙哥的牙也快咬碎了。

成吉思汗倒下了。

在成吉思汗称雄蒙古后，南方的两个主要政权西夏和金朝看到日渐强大的蒙古力量，很是害怕。成吉思汗先是占领金朝中都，继而又三次攻打西夏，西夏不得不奉上美女金银，俯首称臣。但是，在成吉思汗胜利回归漠北草原后，西夏与金朝缔结联盟，联合抗击蒙古。成吉思汗得知这一消息时，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于1226年亲率10万大军，分两路攻打西夏。蒙古军骁勇善战，多年来从未停止过拼杀打斗，西夏根本不是对手，蒙古军将西夏国都包围半年之后，西夏末帝李睍投降，西夏从此灭亡。可此时成吉思汗已经含恨去世了。

在包围西夏国都之时，成吉思汗又欲集中全力攻金，不幸有一次从马上摔下来后便卧床不起了。成吉思汗自知再难康复，灭金的抱负只得交与继位者了。

按照蒙古族的习俗，成吉思汗应该把汗位传给幼子拖雷，但必须经过忽里台的选举认可，方能生效。成吉思汗思忖良久，把拖雷叫到了自己的帐前。

“拖雷，你知道我的身体难以复原了，我们应该考虑由谁来继承汗位了。”成吉思汗对拖雷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

拖雷在父亲卧床不起的这些日子里，早已想过一千遍这个问题了。他管理着大蒙古国的账目、军务等多项繁杂事务，在父亲的大蒙古国中，宛如汉族王朝中的宰相一样，管理的事务很多。他知道父亲很亲近、器重自己，传位给他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今天听成吉思汗一开口，便是商讨谁继承汗位，而不是说



他如何继承汗位，拖雷的心里不由得一紧：莫非是他不如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他们那样，每次打仗都能统领一方么？的确，拖雷的三位同母兄长都是率军的将领，每次战役都能独当一面，而拖雷多是侍奉在成吉思汗帐前，管理粮草等具体事情。拖雷平日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略一沉吟，回答道：“父亲想必已经胸有成竹，拖雷听从就是。”

成吉思汗看着自己心爱的幼子，缓缓说道：“我知道你在平时最辛劳，你管的事也最杂乱，按习俗你继汗位也算正理，但是……”成吉思汗顿了顿，拖雷明白父亲要讲明白了。果然，成吉思汗接着道：“但是，窝阔台似乎更合适些。术赤、察合台都是一介勇夫，做将尚可，统帅还嫌不稳，窝阔台不仅能一路拼杀，而且还有谋略，如果他继承了汗位，又能得到你的辅佐的话，我倒也放心一些。”

拖雷听到这里，明白了父亲心里早已经把汗位留给了三哥窝阔台。他张嘴刚要说什么，成吉思汗抬手制止住，又接着说道：“我这一生拼杀奔波，征服了无数部落，从塔塔儿到西夏，已不知经历了多少场战争了，但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金朝一直在与我大蒙古国对立，我多想征服这个最富裕的金朝。看来我是力不从心了，但继承汗位的人一定要征服金朝！你管理事务能力很强，但统军打仗还是稚嫩了些，而且军中的将领们恐也难听你调动。窝阔台继承了汗位，有你帮助他，一定会完成我未竟的征服金朝的大业。拖雷，我的财产你都继承了，为了父亲，你能否不要这个汗位，帮助窝阔台呀？”

成吉思汗说到自己未竟的大业时，眼中已经闪着泪花，拖雷从未见过父亲这么心平气和地同别人说过话。成吉思汗平时极其威严，一言九鼎，从不允许别人说个“不”字，有时应得慢了便会遭到他的责骂，甚至杀头。今天听到父亲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拖雷不由得一阵感动，他哽咽着说：“我听父亲的。”

成吉思汗满意地点了点头，喘了口气又道：“由你任监国，负责召开忽里台，辅助窝阔台当大汗。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善待你的。你去吧。”成吉思汗一下子说了这么多话，显得十分疲惫。

拖雷应声转身，刚要离去，就听成吉思汗又道：“拖雷，你的儿子忽必烈是个好材料，你好好培养，定能成大器的。”

拖雷道：“可是……”

成吉思汗打断拖雷的话，道：“可是无法从你这里继承汗位是吗？别着急，他还太小，日后呀，这大蒙古国靠他喽。你若亏待他，我定不饶你！”成吉思汗说完，便挥挥手让拖雷走，合目休息了。

拖雷走出帐外，脚步格外沉重，心里也是百感交集，不知是为自己失去了本可继承的汗位而痛苦，还是为父亲对忽必烈的未来前瞻而欣喜。拖雷最不能理解的是父汗说自己是因继承了财产，便不再继承汗位了，倘若继承了汗位，纵然让出目



前的财产又何妨，大汗还会没有财产吗？拖雷自信深得父汗亲传，在父汗左右备受重用。1213年伐金时，他亲率中路军攻到了河北、山东，1219年西征时，他同父汗一起攻陷不花刺、撒麻耳干；1221年，自己又单独率领一军，攻陷马鲁、弥沙不儿、也里等，在蒙人中颇有威信。父汗怎么会认为自己不能统摄好军队呢？怎么就认为自己不能完成父汗未竟的事业呢？拖雷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成吉思汗故去后，监国拖雷在主持了丧仪之后，开始着手召开忽里台的准备工作，以推举并认可成吉思汗遗言中提出的窝阔台。这准备工作一拖就是两年，汗位虚悬的态势引起了蒙古诸王的不安。人们纷纷猜测拖雷是否要违背父命，自己来当大汗了。

蒙古诸王对拖雷的猜测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

本来该传给拖雷的汗位不给了，而且还要拖雷主持大会，来帮助窝阔台成为新的大汗，这的确让拖雷心中不是滋味。因为成吉思汗的病故，原先草原上一些不太顺从的蒙古王开始了一些小规模的反叛和自立山头的行为，窝阔台、术赤他们要不时地去出击镇压一下。这种纷乱的局面给了拖雷缓开忽里台大会的托辞，拖雷也想借此机会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他开始了娶妻生子以来，在家中住得最久的一段岁月。

此时的忽必烈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少年了，他从没有这样长时间地能跟父亲亲近。他每晚都要缠着父亲讲打仗的事情，几个月下来，祖父和父亲经历的战役他都烂熟于胸，而且他常常就有些战役提出一些评述，其观点深刻、精辟，很令拖雷惊喜。拖雷常在私下跟妻子说：“几个儿子中唯有忽必烈像我。”而妻子多是笑答：“我看忽必烈更比你多了一份机智与果敢。”拖雷颌首同意。

不久之后的一件事，又让拖雷在认识到了忽必烈的机智与果敢后，发现了儿子的缜密心思与远大抱负较自己更胜一筹。

这天上午，拖雷刚刚起床，兄长窝阔台的手下就牵着两匹马过来了。

“王爷，窝阔台王爷让我给您送来了几件稀罕的物件。”下人恭敬地把驮着两大包东西的马牵了过来。

拖雷眉头一皱，道：“王爷怎么不自己留着？”

下人回道：“回王爷，这是在赤不斤的帐内缴获的，有两柄嵌玉宝刀，还有一些银器和玉器，窝阔台王爷说他是遵从父汗的旨意办的。”

拖雷踱到一边，冷笑道：“我父汗的什么旨意？”

“大汗曾吩咐窝阔台王爷，说有什么都要跟拖雷王爷分享。”

“哼！我——”拖雷还未说完，忽必烈在一旁赶紧插言道：“谢谢伯父了。你回去吧，就说我父王很高兴。”

“是。”



见下人走了，拖雷不悦地看着忽必烈解开包袱，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替我做主当家！”

忽必烈取出一柄宝刀，道：“父亲，这可是一柄利器？”

“是。”

“那它能否杀人？”

“当然。”拖雷面色凝重。

忽必烈放下刀，又问：“父亲，您可知世上有一种最柔软的东西，杀人比利器更加快捷，更加狠毒？”

“怎么？你想教训我吗？”拖雷盯着儿子的脸，要发火了。

忽必烈跪下，抬头仰望着父亲，道：“父亲，舌头是天下最尖锐的武器呀！您想，如若我们不收下这些礼物，窝阔台王爷肯定会心生疑虑，会猜测父亲想自己称汗。所以，他才用祖父的旨意来压我们呐。”

拖雷“哼”了一声：“小孩子，懂什么！”

忽必烈急道：“父亲，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位伯父都曾自统一方，除了有自己的封地外，还都有自己统率的蒙古铁骑，而我们却只有财富、封地和三千户。父亲，如果与他们一旦交恶，我们又岂是对手？”

拖雷踱了几步，转身拉起儿子，又问：“怎么，你害怕了？”

忽必烈一挺胸脯，回道：“孩儿不怕，孩儿只是担心我们还小，不能给父亲帮什么忙。”

拖雷明白了忽必烈的意思，他是说蒙哥他们哥几个还小，没有经过战事历练，而且自己手下的亲军太少，无法与三位兄长抗衡。拖雷叹了一口气，道：“我也是因此才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呢。”

唆鲁禾帖尼在一旁听了一会儿，见丈夫叹气，她接着道：“那总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呀，忽必烈说得对，舌头也能杀死人，人家会说我们不守信用，违背父汗的遗愿呢。”

忽必烈点头道：“父亲，我们蒙古人讲的是一个‘信’字，一‘义’字，如果我们背负了这个污名，在大草原上会没有立足之地的。”

拖雷正色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违背父汗的旨意，只是近日的战事不断，再加上几个王爷兴风作浪，才推迟了忽里台会议。当然，要说我心有不甘，也是实情。”

忽必烈抓住父亲的手，放在自己的肩上，道：“父亲，您捏一下，可感到坚硬宽阔？”

拖雷点点头。

“那父亲就放心吧。只要几年，我就会长大成人，我肩膀就能驮起万重山峰。”



拖雷抱着忽必烈，笑了，唆鲁禾帖尼却流下了一行欣喜的泪珠。

窝阔台自然是坐卧不安。他急于想登上汗位，但又没有自行召开忽里台的权力，而且父汗在临终前与他密谈时，曾告诉他“若想江山坐稳，须得二人助力，一是拖雷，一是耶律楚材”，并分析两人的情况道：“耶律楚材为契丹人，深受汉儒文化熏陶，他信奉君臣之道，一定会尽心辅佐任何一个汗王的，拖雷手中有财富和封地，不宜强迫。拖雷较仁厚，会屈从于良信与忠诚，你要善待他、感动他，方可得到他的帮助。”

窝阔台思量许久，终于把耶律楚材请到了自己的帐内。

“耶律先生，我乃行军之人，恐是无法担当父汗留下的汗位。”窝阔台首先纡尊降贵，谦虚地向耶律楚材道。

耶律楚材跟从成吉思汗多年，深深折服于成吉思汗的雄才伟略，他得到成吉思汗的密嘱，要扶持窝阔台登汗位。他明白窝阔台请自己来此的目的，沉吟片刻道：“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尽快去找察合台与拖雷，您放心吧。”

窝阔台轻舒一口气，又道：“我无法支撑没有你的帮助的局面，事成与否，都希望你能留在我的帐前。”

耶律楚材听出了窝阔台话中的许诺，便急忙起身，找拖雷去了。

耶律楚材见到拖雷，并劝道：“您必须帮助窝阔台当大汗。蒙古族是个骁勇、崇尚英雄的民族，违背父命会被人们视为小人行为。您肯定不想失去大家对您的尊敬与崇尚，忠诚的名誉是无价之宝，望您三思啊。”

在耶律楚材及忽必烈的劝说下，拖雷同意即刻召开忽里台，推举窝阔台成为新的大汗。终于，在成吉思汗去世两年之后，窝阔台成为了大蒙古国新的大汗。

窝阔台即位后，马上开始了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灭金战略计划。

元太宗三年（1231年），窝阔台兵分三路，启动了灭金的战车：拖雷率军出凤翔、宝鸡、八大散关，经兴元、钧州南下；窝阔台率军经山西进驻郑州；铁木哥斡赤斤率军进入山东。第二年春天，三军汇合于大梁，金军大败，精锐尽失。大梁城防坚固，蒙古军一时难以攻破，于是，留速不台继续包围大梁，拖雷和窝阔台率军回漠北草原。

归途中，一向纵情色色的窝阔台病倒了，拖雷请来萨满巫师为窝阔台念咒驱邪。拖雷端着念咒的清水，道：“长生天，如果你要责罚谁的话，就选我吧，大蒙古国不可没有大汗，让我来替代大汗受罚吧。”言罢，将水一饮而尽。

第二天，窝阔台神奇般地康复了；而拖雷却大病临身，几天后病死途中。

这一年，忽必烈年仅十八岁，他同母亲唆鲁禾帖尼期盼来的父亲已是一缕亡魂了。

忽必烈、蒙哥、旭烈兀、阿里不哥跟母亲唆鲁禾帖尼守候在拖雷的灵柩前，



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忽必烈已经成长为一个健硕的男子汉了，他不仅骑射技艺精湛，而且数年来大蒙古国内的权力争夺倾轧，使他已经历练了胆大而心细的性格。他起身给母亲唆鲁禾帖尼拭去泪水，道：“母亲，不要悲伤，父亲是忠诚之士，会得到勇士的敬仰缅怀的。”

唆鲁禾帖尼抚了抚阿里不哥的头，道：“你们还太小，不明白我的心中所想，我不仅是悲伤，更是为你们担心呢。”

蒙哥攥着拳头道：“母亲，我已经长大，我会像父亲一样，继续跟随窝阔台汗去战斗的。”

唆鲁禾帖尼抬手做了个制止的动作，道：“不，你们不要再离开我的视线了，我要你们都平平安安的。”

唆鲁禾帖尼成了一个寡妇，还有拖雷遗留下来的几个妾和她们的子女，都需要她来安排料理。现在，少年忽必烈已能感到族人对他们一家的疏远。族人们欺负他们孤儿寡母，先后多人偷着掠走马匹羊群，离开了拖雷一系的封地，去寻求更有实力的靠山。一切都没有了办法，唆鲁禾帖尼只有带着忽必烈这一群人回到怯绿连河，以打猎捕鱼为生。但唆鲁禾帖尼不论到哪里，都始终叫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和旭烈兀四兄弟背着箭袋。唆鲁禾帖尼自己也拿着一个箭袋，里面有五支金箭——这是拖雷给她留下的传家之宝。加上拖雷和妾生的一子末哥，忽必烈知道他们现在是五兄弟了。

唆鲁禾帖尼把五兄弟叫到帐中，她讲起先祖孛端察儿临死时，曾分给他们每人一支箭，叫他们折断，每个人都是应手而断。孛端察儿又把束在一起的五支箭拿出来，叫他们拗折，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够折断。于是，孛端察儿对五个儿子道：“你们就是这五支箭，分开来一定容易折断，只有合在一起才不会被人折断。”唆鲁禾帖尼以把这个祖宗遗训告诫忽必烈：“你们要记着父亲的荣耀，要为拖雷王爷复仇，一定要把部族的人拢住，不要分散。”

“如果部族的人不肯拢在一起，应该怎么办呢？”蒙哥问。唆鲁禾帖尼只是握着忽必烈的手，并不理会蒙哥。蒙哥想起拖雷教他的战歌：“杀尽头颅千万颗。”在他的心目中，竟然认为凶杀也是团结力量的一个办法。

末哥还有一个妹妹名叫婉君，蒙哥第一个拿他这个庶妹开刀。有一天，正当蒙哥带领阿里不哥、忽必烈、旭烈兀还有婉君打猎时，忽然一阵惊天雷雨，他们只好躲到一个大池边的灌木林之内。就在这时候，一条耀人眼目的金色大鲤鱼，突然在池中高声一跃，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蒙哥和婉君中间的地方。蒙哥随手抓住，叫弟妹们快送回家中去。因为蒙哥知道这条金鱼能卖很好的价钱，全家生活将会有几天着落，可是，当他去领着母亲唆鲁禾帖尼回来时，却发觉这条金色



大鲤鱼不见了。全家兄弟姐妹都感到非常吃惊。蒙哥察言观色，已知道是婉君偷了这条鲤鱼。婉君已经把这条鲤鱼拿去卖了，买回来许多女人用品。蒙哥一声不响，挽起弓箭，把婉君哄到帐外的树林中，一箭把她射死了。

唆鲁禾帖尼知道这件事后，对蒙哥加以责骂，但蒙哥非常平静地对母亲说：“婉君这样做，是不把咱们当一家人看，将来大家还不被她害死？就是父王再生，也不能容忍她，何况她从来不服从我这个长兄的吩咐！我绝不能容忍咱们族里有这样一个胸怀异心的人。”

蒙哥说完之后，竟然从腰间拔出家传的宝刀，把刀向空中挥舞，目光逼人，在忽必烈、阿里不哥、末哥身上扫来扫去，大喝一声：“抗我者将被杀！”

忽必烈心中一惊。唆鲁禾帖尼也吓了一跳，她似乎也不敢说些什么，只是感到蒙哥如真能成为汗王，这岂不是她教子有出息吗？她应当高兴才是，但她嗫嚅着说：“蒙哥，不管你怎么说，你这样做引起了全家的不安，也会被黄金家族的人笑话，我不知道你怎样在家中立足？蒙哥，你最好到外边去避一避吧。”

蒙哥点了点头，却皱着眉头说：“父王已死，人们都不与我们往来，我到哪里去？真好笑，他们都像怕我们似的躲着我们，难道我还要缠着他们不成？”

唆鲁禾帖尼说：“你父王死后，家族中的人都不愿与我们亲近，但你在长大，总要闯天下。”

“那我就与忽必烈一块儿出去。”蒙哥说着看了一眼忽必烈。

末哥扯了一下忽必烈的衣袖：“好男儿志在天涯。”

忽必烈明白了末哥的意思，他答应蒙哥愿跟他一块儿出去。

唆鲁禾帖尼说：“蒙哥，王爷在世时曾为你订下一门亲事，对方是咱们蒙古人出美女的地方。”

“弘吉剌部？”包括忽必烈在内的几个男儿差不多异口同声地问道。

唆鲁禾帖尼微笑一下说：“是的，与兴安岭西边弘吉剌部首领的女儿订的亲，如果他们还没有忘记我们，我想，你是应该去那里娶亲的。”

这句话燃起了蒙哥的希望，他决定与忽必烈一起马上就动身去那里。二人骑上马，朝着兴安岭进发。

蒙哥与忽必烈的全部所有，也就只有三匹马，那捆装着替换衣服的革裹行囊，绑在马背上，看起来轻飘飘的，让人看上去就禁不住生出一种哀怜。

蒙哥对忽必烈道：“我这样去见我未来的丈人，他会不会小瞧于我？这可怎么办？”

忽必烈说：“不会的。”正当兄弟二人言语之时，忽然天空之上发出一阵尖锐的怪啸。一只双翼蔽天的大雕正朝着他们头上飞过来，看起来那巨爪铁喙的目标，竟是兄弟二人身后的从马。蒙哥忽然开颜地笑了笑：“忽必烈，这就是我送

给丈人的礼物。”

只见蒙哥闪电似地挽弓在手，铁臂弓弯成个满月，高喝一声：“着！”跟着便是一声震满山野的哀鸣，连忽必烈的马也吓得扬起前蹄长嘶。

蒙哥此时满怀得意，一跃下马，见巨雕坠下所在山林就在前边小路，便示意忽必烈翻身下马，徒步过去拖取。可是，就在他们进入路口之时，蓦地发觉，在草丛之中，几十支弓箭正对着他们兄弟二人。待兄弟二人回头看时，到处都是弓箭手，都在向他们瞄准。

正当蒙哥和忽必烈满腹狐疑之时，小路拐弯处已闪出三个大汉，为首的一个，不是别人，正是赤亦速不花，他向兄弟二人冷笑道：“你们一家人也许都会记得拖雷王爷在世时对我家的不好。”

蒙哥和忽必烈想起速不花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都觉胸中怒火如焚。他们兄弟二人这时却身处重重包围之中，只要一发作，马上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忽必烈见蒙哥发呆，便立刻抱拳含笑道：“速不花叔叔，许久不见，我们一家人都想着你哩！”

速不花却哈哈大笑：“你们一家人真的如此想念我？是不是念念不忘，想要我的性命？”

忽必烈问：“叔叔何出此言？”

只见速不花沉着脸说：“我听你们乞颜族人说，在我走后，你们兄弟几个人曾经对天立誓，将来如果兴起，第一件事就是要将第一个离去的部族首领速不花杀死，我现在等着你们兄弟把我抓回去哩。”

蒙哥早已惊得时而点头，时而摇头。忽必烈此时哪敢承认，只好摇头道：“我们兄弟没发过这样的誓，我们兄弟也不敢抓叔叔。”

这时，只听速不花说：“此事是我亲自听说的，为免后患，饶你们不得，既然你们兄弟抓不得我，我倒要抓你们了。”

忽必烈说：“老叔，我们毕竟是自己人，当年我父亲待你不薄，你自己问良心好了。人一定要讲良心。”

速不花一阵冷笑：“什么良心不良心。”说着回过头去，随后抓起蒙哥手中的大雕。蒙哥想说这是我的东西，你不要动。这时候只见速不花刀闪寒光，大雕的头已经被砍了下来。蒙哥说：“这是我的东西，你怎么能霸占？”

速不花说：“什么你的东西？连你兄弟二人的性命都在我手上，我看你还是闭上你的鸟嘴吧。”

蒙哥生平憎恨自己的东西为人掠夺，他满腔怒火，禁不住大喝一声：“速不花，老狗，你……”可是，蒙哥的刀还没拔出来，已经被成群的大汉击倒在地。

忽必烈被速不花提起来摔到地上。从此以后，忽必烈和蒙哥就像两头被困的



熊，被速不花锁在特制的木笼中，每天任由观看的人指手画脚地嘲笑。

“这兄弟二人就是发誓要灭我们的小子，真是无能。”然后大家就是一阵嘲骂之声。对于忽必烈和蒙哥来说，这些嘲骂他们都要忍住。因为他们明白，这不是他们兄弟二人反抗的时候，反抗只能招来更大的灾祸。

在囚笼中，兄弟二人已呆坐数日。这一天中午，正当兄弟二人打盹的时候，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呼喝声，有如地动山摇。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忽必烈和蒙哥还在想时，平日给他们兄弟二人送食物的老者走了过来，食物之中多了块奶酪。忽必烈和蒙哥都感到奇怪，因为这么多天来，他们兄弟二人所能吃到的只是最粗糙的东西，所以忍不住对那块奶酪看了一眼。

这时，老者低声说道：“快点吃了它，否则我和你们兄弟二人都不方便。”

机灵的忽必烈示意蒙哥，真的三下两口就把那奶酪吞了下去。

忽必烈说：“多谢公公，可不知道何故今天赐我们兄弟二人如此大的奶酪？我兄弟二人真要谢谢您老人家。”

老者左右偷看一下，看没人在旁边，这才叹一口气说：“这是我们族里人一年才有一次的摔跤大会。”

蒙哥问：“摔跤大会？”

老者点了点头。

忽必烈说：“既是族人一年一度的盛会，跟着一定还有骗马大会，只是不知道我们却与此事何干？”

老者叹一口气说：“我听说他们回头要找你们兄弟二人去角力，我怕你们兄弟二人这几日劳累体力不够，所以才给你们一些好吃的，希望你们多些气力。”

蒙哥和忽必烈都知道，当地所产的牛都是野蛮无比。忽必烈问：“和牛角力？”

老者点了点头，说：“正是，所以你们兄弟二人要小心。”说完，便匆忙地走开了。

就在那老者走开不久，一群泰亦赤兀惕部的壮汉嘻嘻哈哈地走过来，打开笼子，松开蒙哥和忽必烈的脚链，却把两副更沉的、犁耙似的大锁，架到兄弟二人的头颈上。

蒙哥和忽必烈被推到广场上，一个武士上来松开忽必烈颈上的锁。速不花站在高台之上，对忽必烈阴险地笑了笑。

忽必烈感到心里吹过一阵冷气，只见速不花拍了拍掌，对众人高声喊道：“族人们，我们接下来的这场角力表演，就是一头大公牛与乞颜少年忽必烈的争斗，大家可别忘了欣赏。”人群之中一阵狂呼。

一匹硕大无比的大公牛被牵了出来，随即有人在牛背与忽必烈颈上搭了好几